



韩熙载：几时了？

回：已是明日。

韩熙载：明日？明日已不再

历史上那一场真实的夜宴

张昶 张狂 著

夜宴圖

张昶 张狂 ◎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宴图 / 张昶, 张狂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06.9

ISBN 7-80173-580-3

I. 夜... II. ①张... ②张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12346号

夜宴图

作 者 张昶 张狂

策划编辑 陈 雷

责任编辑 王逸明
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
印 刷 北京永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660 × 940 16开
12印张 110千字

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
2006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173-580-3/K · 078

定 价 22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64270995 传真: (010)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目录

引子

第一部 舞正欢

- 第一章 盛宴 ⑨
第二章 秘会 ①⑨
第三章 家国 ①⑨
第四章 后宫 ③⑨

第二部 烛影摇

- 第一章 舍身 ⑤①
第二章 潜藏 ⑤⑨
第三章 赌局 ⑥⑧
第四章 美人 ⑦⑥

第三部 酒正酣

- 第一章 马脚 ⑧⑦
第二章 恩怨 ⑨⑥
第三章 私奔 ①④④
第四章 棋局 ①④⑨



豐子綽山羣

田

謝

省

咸

思

情

意

道

夜宴圖

目录

第四部 箫声冷

- 第一章 天险 ①①⑦
第二章 举兵 ①②⑥
第三章 摊牌 ①③④
第四章 胜算 ①④①

第五部 宴已散

- 第一章 亡国 ①⑤①
第二章 弑兄 ①⑥①
第三章 残局 ①⑥⑧
第四章 余韵 ①⑦⑥

背景资料

- 《韩熙载夜宴图》 ①⑧①
韩熙载生平 ①⑧②
缠足的起源 ①⑧③
烛影斧声之谜 ①⑧④
大事年表 ①⑧⑥

引 子

公元九零七年，唐哀帝李柷被逼退位。

至此，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，国力最强的朝代——唐朝，在经历了整整二百七十六个轮回之后，宣告灭亡。

伟大的王朝，飘零的年代，多少人经过这里，然后在那本厚厚的史书上留下自己的痕迹。

当唐那庞大而腐朽的身躯轰然倒下，那些曾经的臣子们，那些执掌兵权的节度使、太守们，仿若饥饿的豺狗，迅速撕扯掉唐的每一块血肉。

那庞大的版图，那繁华的市井，那被诗人咏诵过千遍万遍的锦绣江河，在瞬息之间分崩离析，四分五裂。

一时间，中国又一次陷入了分裂，史称五代十国。

后晋天福三年（公元938年），盘踞于江南富庶之地的徐知诰改名李昇，改国号为唐，史称南唐。

南唐三代君主，均是吟诗作画的好手，但在军事上却始终软弱无能，仅凭长江天险苟活。待到后主李煜即位时，国家已经到了存亡之际，宋人南征的虎狼之心昭然若揭。

韩熙载系南唐的三朝元老，他懂乐律，擅长诗文书画，而且富有政治才能。但因其是北方人，一直为三代君主所猜忌。

李煜即位后，更有人向其举报称，韩熙载每晚召集许多大臣在家里聚会，有结党营私的企图。

后主李煜疑心韩熙载意图谋反，便派画家顾闳中夜探韩府，回来后目识心记，绘制了一幅千古绝唱：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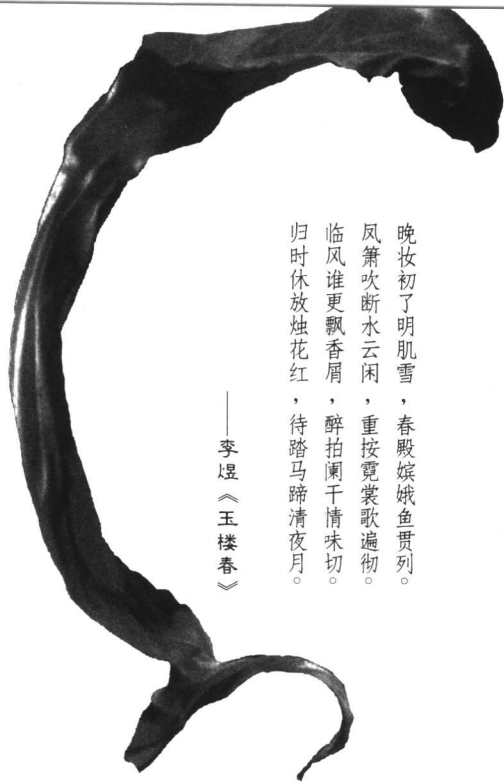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部・舜正欢



第一章 ○ 盛宴

晚妆初了明肌雪，春殿嫔娥鱼贯列。
凤箫吹断水云闲，重按霓裳歌遍彻。
临风谁更飘香屑，醉拍阑干情味切。
归时休放烛花红，待踏马蹄清夜月。

——李煜《玉楼春》



一

深秋。

夜已阑珊。

南唐侍郎韩熙载府内，宾客满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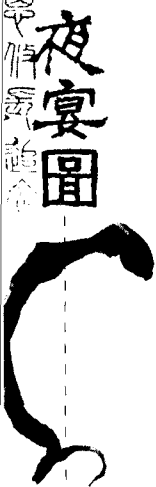
距离宴客的大厅不足百尺之处，有一双眼睛。正在窥视着这一切。

大厅里所有人的一举一动，甚至小丫鬟偷偷用手理一下头发，都逃不过这双眼睛。

二

韩熙载宴客的大厅里，一派通明的灯火。

早在前一天，丫鬟们便挂好了新的帘幔，长长的丝穗一直垂到地板上。



大厅正中央，放着一面紫檀镶玉的屏风。上绘《松泉图》，有松道劲挺拔，有泉水若潺潺欲流，笔法大气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静谧之感。画工虽已佚名，但看笔触却极为精工，可算是世间难得的精品。

正席的位置上摆着一张象牙雕花锦榻，主人韩熙载端坐其上，面对宠爱的妻妾和歌伎们一拨一拨进来请安，忍不住微笑捻须，微微颌首。不一会儿，侧脸迎来了若芙。

只见若芙微微垂着头，穿过连接后堂和前厅那道长长的回廊，身后还跟着八个容貌俏丽的丫鬟。

所有人的目光转眼间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，只因为她是这一行女子中最美的一个。

对于女子来说，生得漂亮，很多事情也要来得容易一些。有时候，容貌甚至比家世更重要。

若芙双亲早亡，唯一的兄长在教坊里做副使，辛苦地将她抚养长大。生在教坊伎馆里面的女子，从小就懂得男人就是她们的天，于是，她们从小就学着如何取悦男人。在哥哥的调教下，若芙十三岁便已精通琴画歌舞，才艺名列教坊第一，更以琵琶名曲《十面埋伏》誉满天下。若芙十四岁时，三朝老臣韩熙载将她接入府中，从此便承着万般宠爱。

今天府中宴客，座上皆是豪俊英杰之士。新科状元郎粲也位列其中。

一大早，韩熙载便吩咐若芙在席间弹奏琵琶，她特地穿上了那条桃红色长裙，长长的裙摆洒在回廊里青绿色的大理石板上，像六月里的荷花，漾着一池碧水。

此时，夜宴即将开始，主人宾客一一落座。

一少年着朱袍，面若星辰，与主人同坐在一张榻上。他，正是新科状元郎粲。

床前两张紫檀木椅，上面坐着太常博士陈致雍和紫薇郎朱铉。

若芙的兄长，金陵教坊副史李家明，正立在一旁，看着妹妹迎着众人痴迷的目光，端庄地走来。

和尚德明和韩熙载的门生舒雅，倚靠于另一张软榻上。

那张四方描金漆几上摆满了美酒佳肴。

今晚韩府的厨子拿出的菜单是：

冷菜八碟：葱油酥蜇，凉拌双脆，出骨掌翅，盐水肫仁，椒盐素鳝，玛瑙咸蛋，芥末肚丝，水晶鱼条；

四调味：甜酸小乳瓜，琥珀核桃，白糖生姜，蜜腌金橘；

大菜十品：清炒大玉，软兜长鱼，干炸仔鸡，鲍脯鸽蛋，扒烧整猪头，清炖蟹粉狮子头，拆烩鲢鱼头，银杏菜心，鲜笋烩鳊鱼，醋熘鳝丝；

汤菜两品：鸡片汤，清汤鱼丸；

点心四品：人参饼，草帽蒸饺，春蚕吐丝，果汁蹄莲；

另加时果拼盘八份。酒是陈年老窖。

所有的美酒佳肴，虽然均出自家厨之手，可在端到大厅前都要用银针一一试过。

韩熙载想自己是老了。

当一个人知道这世上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时，他就越想活得长久些，疑心病也要比年轻时重一些。



转眼间，若芙的莲步已经移到大厅，只见她微微躬身施礼，向韩熙载请安。韩熙载马上回应：“爱妾免礼，今晚的宴会顷刻就要开始，还请爱妾助兴啊。”

若芙轻声撒娇：“老爷吩咐下来的事情，妾身哪敢不记在心上啊？您看，我不是把琵琶都带来了吗？”

这时众人才看清在若芙怀中抱着的琵琶，琴身由花梨木镶银钮装饰，花纹中心一块绿，是最好的猫眼玉石。

这把琵琶乃是韩熙载花重金，费尽周折才购得，专是为了若芙十六岁的生日而备。此琴一出，钟瑟齐喑，竟有琴中之王的意境。据说当今世上能与这琵琶相媲美的，就只有先王李璟赐予儿媳大周后的“烧槽琵琶”了。

“琴是好琴，人是佳人。”状元郎粲直起身子，眼睛微微眯起，紧盯着琵琶，笑道：“韩大人艳福不浅，竟有此等美人在怀。鄙人早就听说常有显贵拜帖韩大人，单单就为了听美人一曲琵琶。今日有幸亲睹其容，亲听其音，也可谓是无憾了。”

韩熙载有心拉拢这个新科状元，欣然答道，“难得状元有此雅兴，此后每逢老夫家宴，必请状元光临寒舍，如何？”

郎粲忙拱手道：“多谢韩大人抬爱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韩熙载笑道：“能得新科状元为座上宾，也是老夫的荣幸。状元才贯金陵，乃是当今国主的红人，前途无量，老夫来日也要仰仗状元啊。”



郎粲心里一惊，暗想：这老家伙素来嫉贤妒能，表面貌似不爱浮名，对于国主李煜的几番任命提拔均借故推辞，背地里却暗结私党，对那些笼络不来的人便设计陷害，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。他仰仗着自己是三朝元老，根深枝大，就是国主李煜也不能把他怎样，骄横跋扈，为所欲为。而今这一席话，分明是在笼络自己。

想到这里，也假意陪笑道：“韩大人言过了，郎粲仕途波折，还需大人多多关照才是。”

韩熙载大喜，这小子话里话外已有归顺之意，今后又有一人能为己所用。忙举杯道：“老夫敬新科状元一杯，以后你我就是一家人了。来来来，先干为敬。”随后一饮而尽。

郎粲也连忙举杯，一气饮下杯中酒。

说话间，已有两个小丫鬟抬来一七色锦墩，安放在绘有《松泉图》的屏风前。

只见若芙端坐于锦墩之上，怀抱琵琶，眼若流光，风情万种，高髻上插着的紫金凤钗颤颤巍巍，让人疑心这只金凤会偷偷地振翅飞走。

霎时间，原本喧嚷的大厅四下无声。

再听，琵琶声响，似明珠落入玉盘。

四

王屋山从后院出来时，远远就听见前厅喝彩声不断，心里想肯定是若芙又弹过一曲琵琶了，她脸色微微一沉，可是马上又换上一副含笑的面孔，远远就喊道：“若芙妹子又抚琴了，真是仙乐飘飘啊，我还在后院呢，魂儿都被勾过来了，何



况咱们这些坐在上座的大爷们了。”

大厅里的人听到这一声脆音，都知道是韩熙载的另一个宠妾王屋山来了。席间只有郎粲一人是初次来韩熙载府上，他并不知道这女子是何等人，便笑问道：“这番来的佳人又是谁啊？”

韩熙载笑答：“她啊，是最让老夫头疼的一个了，就没见她什么时候安静过。”

转眼间，王屋山已经飘进了大厅。

只见她那一张俏脸上，柳眉半挑，杏眼圆睁，嘴略嫌大，却比那樱桃小口更有风情。长发半绾，上面缀着一串紫晶葡萄。颈细而白，衬着丰胸肥臀，杨柳细腰，身着一袭淡黄长裙，与若芙端庄的美各有千秋，她的美透着野性，挑动着男人最原始的欲望。

韩熙载还是宠惯了这个女子的，见她进到厅来，只是故作生气道：“你看你，怎么不请就自来了？”

王屋山笑道：“老爷偏心，请了这么多贵客，却只让若芙妹妹来陪，叫也不叫奴婢，让奴婢一个人在后院里喝着闷酒，好生寂寞。”

韩熙载笑道：“这么说是老夫的不对了，老夫给爱妾赔个不是，一会儿还要请爱妾给在座跳支舞呢。”

王屋山揶揄道：“老爷只会嘴上赔不是。”

韩熙载道：“那依爱妾的意思呢？”

王屋山答道：“一会儿奴婢跳舞的时候，请老爷亲自为奴婢击鼓。”

韩熙载笑道：“你这是要老夫拼了这把糟骨头了！”

不一会儿，红鼓入厅。韩熙载也换了一件浅黄长衫，走到鼓前。

只见他袖子反挽，槌落声起。声声铿锵，丝毫不像是年近花甲之人。

王屋山踏着鼓声翩翩而起，舞姿婀娜，淡黄色的衣袂轻轻飘舞。

鼓声越激越，王屋山的舞步也越来越快，纤细的身体，如风中摆动的柳枝，又似草上疾走的金蛇。

英英妙舞腰肢软。章台柳、昭阳燕。
锦衣冠盖，绮堂筵会，是处千金争选。
顾香砌、丝管初调，倚轻风、佩环微颤。
乍入霓裳促遍。逞盈盈、渐催檀板。
慢垂霞袖，急趋莲步，进退奇容千变。
算何止、倾国倾城，暂回眸、万人肠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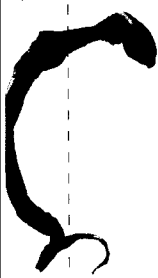
一时间，大厅内，击掌相和声，叫好声，连绵不断。酒尽欢。这正是：

朱阙玉城通阆苑。月桂星榆，春色无深浅。
箫瑟篴*笙仙客宴。蟠桃花满蓬莱殿。
九色明霞裁羽扇。云雾为车，鸾鹤骖*雕辇。
路指瑶池归去晚。壶中日月如天远。

* 注：篴，即筚篥 kōng hóu，分卧式和竖式两种。琴弦一般系在敞开的框架上，用手指拨弹。

* 注：骖 c ān，驾在车前两侧的马。





五

韩熙载觉得自己真是老了。

容易不耐烦，也容易犯困。

击鼓毕，他与太常博士陈致雍、紫薇郎朱铤，以及他的方外好友——和尚德明等人又喝了几杯之后，略感头痛，不得不休息一下。

众宾客此时也都略盥洗一番，倚在榻上小憩。

韩熙载退入内室，由王屋山服侍着，以清水濯手。

韩熙载低声问道：“可见到那人了？”

王屋山点点头：“见到了。”

韩熙载又问道：“他可说了些什么？”

王屋山道：“他只叫老爷等。”

韩熙载蹙眉：“老夫已经答应了他的条件，他还要我等？”

王屋山道：“他只说待时机成熟，老爷才可以行事。”

“他可带了什么东西来？”

“是，他是托我带了一些东西给老爷。”王屋山的眼睛一亮。

韩熙载点点头，“嗯，这我就放心了。那些东西恰好能解燃眉之急啊。”

他示意要茶，王屋山将茶奉上。

韩熙载又道：“今天你回来得有些晚了，幸好你机灵应对，否则一定会被人看穿的。”

王屋山脸色一暗：“因为路上耽搁了一会儿。”

韩熙载知事有不妙，便问：“可是见到了什么人？”